

# 青山写忠诚

吴昌勇  
陈延安

**编者按：**本文于10月6日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头条刊登，题为《做乡亲们的贴心人》，一时广为传播。本刊特刊发未删减版，以飨读者。

立夏刚过，岚皋县蔺河镇蒋家关村五保老人王学翠再次病倒了。

今年第10趟去医院，这回陪在她身边的不是村党支部书记伍先忠。

“腰杆子疼得厉害！”伍先忠也在医院接受治疗，只好让儿子伍鑫陪护。

病情稍稍好转，伍先忠就急匆匆地赶到医院。“咋个样，好些了？”白发苍苍的王学翠老人眼里蓄满疼爱。

“比前几天倒是松泛多了。”伍先忠弯下腰，用手摸了摸王学翠浮肿的脚背。

“今晚让娃娃回去睡，昨晚一夜都蒙合眼。”王学翠指着放在床头柜上的一盒健胃药，“他的身体也不大舒服呢。”

“莫事，我来！”话音刚落，伍先忠望着神色憔悴的儿子，径直坐在床沿上。

“莫事，我来！”过去30多年，共产党人伍先忠言出必行。

20世纪80年代初，伍先忠高中毕业后，经村上推荐，以民办教师的身份走上乡村小学的讲台。

放学铃声一响，课堂上握粉笔的

手，顺势握住锄头和扁担。一身朝气的伍先忠，在生产劳动中惊喜地发现，“课本里的党员先锋，现实生活中也有。”

从部队复员回乡担任村支书的赵词银，就是其中一例。“雷厉风行，办事公道，从不撂挑子。”日子久了，伍先忠真切感受到赵词银在群众中的威望。

他开始主动靠近赵词银，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赵词银也在暗地里观察这个“勤劳，爱思考，有眼力见儿”的孩子王。

在当时，伍先忠是村里唯一一个高中生。一天，惜才的赵词银找到他，关切地问，“先忠，想不想到村上来工作？”

家里姊妹7个，身为长子的伍先忠正发愁“民办教师每月15元的工资养活不了一家人。”再加上有机会靠近心目中的榜样，伍先忠满口答应，“想啊，做梦都想跟在赵书记身边历练。”

其实，伍先忠的心里还藏着一个秘密：入党！

走下讲台，伍先忠到村里担任文书。也就是从那时起，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伍先忠总是挺身而出：“莫事，我来！”

工作久了，在深入了解村情后，伍先忠陷入如何才能走出贫困的深思。他期盼着这个巨大的问号早一天拉直。“一定要把群众从苦日子里拉出来！”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着他。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拂面而来，文化程度不高的赵词银越来越感觉到工作力不从心，很多政策自己吃不透，很多新事物短时难以接受。他再次将目光落在伍先忠身上。

“赵书记，我想加入党组织，我要成为像你那样的人！”就在赵词银一筹莫展时，1986年初，伍先忠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赵词银心花怒放，转而佯装一脸严肃，“群众的眼睛雪亮的，你要接受的不光是组织的考验！”

“我晓得，让我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伍先忠言语坚定。

寂寥的山村夜晚，俩人促膝谈到夜深人静。伍先忠很多超前的想法，让赵词银愈加相信自己对眼前这个年轻人的判断。“30多年后的今天，时间给出答案，当初我没有看错他。”年过花甲的赵词银满是成就感。

1987年12月22岁的伍先忠在赵词银的见证下，庄严地举起握指成拳的右手中指向党旗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屋外雪花飞舞，屋内炉火通红。散开紧握的拳头，伍先忠倏然感觉内心火热，炉中的火苗如即将绽放的山野花，盛开在那个无比神圣、也无比光荣的时刻。

## 二

1995年，而立之年的伍先忠接过赵词银肩头的担子，担任蒋家关村党支部书记。

迎来了改革开放的第17个春天，村子依然贫困如故。作为岚皋县蔺河镇最偏远的一个小山村，山大沟深，青山如锁。环环绕绕的羊肠小道，到了雨天，像“抹了油一样滑”，需要拄着拐杖出行，稍不留意，就摔得四仰八叉。即使“玉米的秸秆粗得能当担水的扁担”，但徒有好收成，富余农产品运不出去，好不容易运出去，“豆腐盘成了肉价钱”。散落的房子都破破烂烂，年轻一茬一茬外出务工，村里满目萧条。

经反复思虑，上任后的头一件事，伍先忠决定从通电开始，让村里彻底告别黑暗。

别煤油灯时代。

“愿意通电的，请举手！”伍先忠话刚出口，昏黄的油灯下，会场举起森林般的大手。

群众有热情，伍先忠就有了干劲。但初步匡算，各家各户需要均摊600元左右的费用。再次召开群众会，伍先忠想摸清底数，敞开嗓子问，“能凑齐钱的请举手！”会上鸦雀无声，大家眉头紧锁。

卖粮食、卖牲口、卖山货，大家都想早点把钱凑齐，早一天用上电。近半年时间过去了，还有好几户急得没辙，“伍书记，不是存心拖后腿，是真的想不出办法！”

“没事，我来！”伍先忠组织几名村干部到信用社贷款6000元，先凑齐材料款，开始裁电杆拉线。随后，又把银行贷款分次全部转到自己名下。

1997年春节，沉寂了好多年的小山村，终于通上电，灯光照亮泪光，一些老人喜不自胜，“真没想到，结满蜘蛛网的土屋还能挂上电灯泡。”

全村都在狂欢，伍先忠家却闹翻了天。直到银行上门催收贷款时，爱人袁永翠才知道伍先忠“把家里插了个大窟窿！”

年三十，袁永翠红着眼泡数落，“背着这么多的债，‘烂包’日子何时是个头？”伍先忠躲在屋里抽闷烟，一声不吭。

“把你娃娃带好，我去挣钱回来还账。”年没过完，伍先忠就背着铺盖卷去浙江打工。天刚亮，屋门吱呀一声推开，萧瑟的风中，院子里站着10多个精壮汉子，“伍书记，你去哪儿，我们跟着去哪儿！”

实在拗不过，伍先忠开出一个条件，“亏了，路费算我的；挣了，赶快还账。”

一路南下去了浙江，到了工地，伍先忠苦苦央求老板，“每人先支付1个月工资，家里等米下锅呢。”见伍先忠老诚稳重，还没开工，厂里就为每人预付了1000元工钱。

半个月后，这笔钱邮寄回蒋家关村。一大批村民循着汇款单上的地址找到了他们的伍书记，也给他带去袁永翠的口信，“平平安安回来，别苦了自己。”

年底，伍先忠用打工挣的钱还了贷款。

几年后，当初交不上钱的困难户才还上这笔钱。

十多年后的2011年春，为了修通一条长3.5公里的产业路，伍先忠再次找到了银行。这一次，需贷款30万元。这回群众都愿意掏钱修路，都指望着发展产业致富。但是，依然在“莫事，我来”的执拗中，伍先忠采用和当年通电相同的方法，先让村组干部贷款，交上工程款如期动工后，又一次把贷款全转到自己名下。

至今，伍先忠还背着15万元的银行贷款，但村里合作社每年都在给群众分红。妻子责怪他“做事冒失”，伍先忠却满怀信心，“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一切都好解决。”

## 三

2014年初夏，由于长期劳累，伍先忠病倒了。

祸不单行，此时，妻子查出乳腺癌，刚做手术不久。就在这时，伍先忠发现自己的喉咙里堵得慌，吞咽不畅。

“早期食道癌，需立马手术！”待病检出来后，医生一脸严肃。

消息传到蒋家关村，村民们痛心不已。

“我给自己设定了‘跳起来才能够得着’的目

已，“就是花再多的钱，我们也要‘买’伍书记一条命！”

“爱人看病花了几十万，大家都想给你凑点儿，渡过眼下的难关。”镇上干部在电话中反复征求伍先忠的意见。

没想到，正在托亲朋好友四处筹钱的伍先忠婉拒了这份好意，他只捎给乡亲们一句话，“都安心在家等着，等我回家。”

手术前夜，伍先忠怕第二天出现不测，就找来笔纸，“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向组织汇报思想了……如果我回不来，请找一个作风过硬的同志带着乡亲们继续奔劳景……我还有10多万元的贷款，用于修路，请组织信我，这些年我没有乱花一分钱，没有还上的贷款，让我儿子替我还清……”

写了撕，撕了写。豆大的泪滴落在信纸上，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丢不下的东西太多了一日子渐有起色的蒋家关村，躺在病床上的妻子，没成家的两个儿子……

他又给两个儿子留下话，“如果我下不了手术台，要照顾好你们的母亲，这些年，跟着我，她没享到一天福。银行贷款你们一定还上，不要给组织上提任何要求，一定不能……”

翌日，推进手术室12个小时后，伍先忠被护士用手术车推进病房，身上扎满了管子，清瘦的脸上没有一丁点儿血色。

4个月后，伍先忠和妻子袁永翠前脚进屋，乡亲们接踵而至，全村500多户，没有一家拉下。一番嘘寒问暖，临走时将或多或少的慰问金强行塞进伍先忠的口袋。

从病前170斤已瘦到90斤的伍先忠，坐在椅子上，虚弱得已经抬不起身子，“不能这样，不能这样，算我求你们了中不？”泪水顺着蜡黄蜡黄的脸庞滑落，在上气不接下气的回谢中，咽喉哽住了，他只能双手合一。

五保老人王学翠拄着拐杖进屋，拍了拍他瘦得皮包骨头的肩膀，叫了一声“我的忠娃”，再也说不出话。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500元钱，放在桌子上，转身离去。

伍先忠示意儿子伍鑫追上去，将钱又塞进老人口袋。反复推让中，王学翠颤巍巍地转过面来，“娃娃呀，你娘走得早，就让我疼你一回，能行不？”

## 四

2015年，乡镇机构改革，原蒋家关村与毗邻的立新村合并为新的蒋家关村，村“两委”班子要重新选。

选举的这天早上，妻子袁永翠泡了一杯茶递到伍先忠手上，“老伍啊，你可是搞不得了哦，好不容易身体才好些！”

“嗯！”伍先忠点了点头。

选举现场就在村委会外的院子里，全村94名党员，除去在外打工赶不回来的16名党员，在家的78名党员全部到场。

听说村上要选党支部书记，群众从四面涌来。尽管投票还没开始，但是大家心里都装着一个人——伍先忠；尽管乡亲们心里清楚，此时距伍先忠癌症手术刚满1年，但是他们依然希望这个熟悉的身影能再次出现；尽管此时村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是乡亲们期待着往后的日子不能少了“伍书记”；尽管……

投票结束后，计票开始，大家目光刷刷地投向村委会外的小黑板。

78声过去，伍先忠的名字在会场响了77次，小黑板上一笔一划地写下了

伍鑫瞬间反应了过来，“爸，你是不

是想让我回来？”

“嗯，有那个想法，就是想征求下你的意见。”伍先忠满眼温和。

“爸，我听你的！”伍鑫回答得斩钉截铁。

“既为组织尽忠，也为父母尽孝！”

伍鑫明白，父亲之所以让自己回来，一定有他的道理。他深知，这不仅是父子俩的交心，也是两个党员之间的一次任务交接。

很快，伍鑫出现在村里，出现在伍先忠的身旁。

在父亲的指点下，村里的魔芋和黄金茶两大特色产业朝着深加工方向发展，且慢慢站稳了市场。

看到伍鑫放着每月1万多元的工资不干，回家创业，大家先是想不通，后来想通了：这都是为了村上长远发展着想啊！受此触动，一些父母纷纷动员子女回村发展，两年来，30多位年轻从外地回乡创业。

欣慰的是，今年建党节前夕，随着沈艳兵、汤守清两名预备党员转正，全村党员人数从30多年前的10多名，发展到整整100名。这其中，很多党员入党介绍人都是伍先忠。

## 六

今年80岁的王学翠，是村上的五保老人。几年前，老伴去世后一直独居。镇村干部多次动员她到敬老院去养老，清静惯了，加之心脏有毛病，她就是不愿意离开老家。

岁数大了，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从2012年起，伍先忠三天两头去照看。

2019年冬天的一个深夜，伍先忠刚开完会路过王学翠家，发现屋里的灯还亮着。伍先忠一脚刹车，进屋后发现老人正倒在地上，挣扎着。一摸老人额头滚烫，伍先忠二话不说，把老人背上车，赶忙送往医院。

挂上液体，渐渐退烧。天亮时，望着趴在床沿上陪护的伍先忠，老人嗫嚅着发干的嘴唇叫喊：“先忠啊，先忠！”伍先忠凑上前去，拉着老人枯瘦的手，“我今年80岁了，无儿无女，你4岁就离开了娘，我能叫你一声先忠儿吗？”

伍先忠拉住老人的手，脱口而出，“我现在就喊你一娘！”

“如果莫得先忠娃，我活不到现在，拖累啊……”王学翠责怪自己的身体不争气，站在一旁的伍先忠接过话，“养好体子，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这些年，送她去医院过百次了，但凡老人身体不舒服，第一个知道的一定是伍先忠。”驻村第一书记陈楠动情地说。

谁把人民放在心中，人民就把他举过头顶。伍先忠自从做手术后，就吃不了硬东西。遇到饭点，乡亲们总是把饭菜煮得烂熟才端上桌，“伍书记一辈子没有服软，唯有在吃面前。”

术后六年，夫妻俩身体恢复良好。医生说，他们创造了奇迹。伍先忠却说，“哪来的奇迹哦，我的命是乡亲们拽回来的，和他们在一起，心里踏实，也舒坦，往后再苦再难我都要坚持下去。”

2021年2月25日，伍先忠作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走进人民大会堂，接受党中央、国务院的表彰。披上绶带，戴上红花，这个一向宠辱不惊的汉子，在会场流下了滚烫的眼泪。

走出会场，想到千里之外的蒋家关村，顿时归心似箭，他要尽快赶回去，和乡亲们一起分享这份巨大的喜悦和荣耀。

## 融古今纳万象的倾情之作 ——《安康市赋》创作谈

曾德强

在中共安康市宣传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安康市赋》《安康脱贫赋》的活动中，我的《安康市赋》荣获第一名（一等奖空缺，二等奖仅我1名）。参评的《安康市赋》259篇，来自全国各地，市委宣传部邀省市区有关专家组成立评选委员会，按照征稿要求，坚持质量标准，对征集作品认真进行初评、复评、终评三轮评审，（评审时按来稿顺序编号，隐去作者姓名、简历）。根据征文启事设定的奖项等次，评出《安康市赋》获奖作品14篇，其中二等奖1名，三等奖3名，入围奖10名。2021年8月13日公示结束，无异议。评选结果虽然因故“减奖压级”，但是我作为第一名还是感到幸运和欣慰的。

赋是一种古老的文体，起于战国，盛于两汉。关于诗和赋的区别，晋代文学家陆机在《文赋》里曾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诗是用来抒发主观感情的，要写得华丽细腻；赋是用来描绘客观事物的，要写得爽朗通顺。陆机是晋代人，他的话说出了晋代以前诗和赋的主要特点。但对此不能作机械理解，诗也描写事物，赋也会有抒发感情的成分，特别是到南北朝时期抒情小赋发达起来，赋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变化。赋是以“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为手段，以“颂美”和“讽喻”为目的的一种有韵文体。我对赋有一定认知，近几年也尝试着写过几篇赋，但是多为事情较小、内容单一的作品。在限定1500字以内的篇幅里全面记叙和描写安康政区，是有很大难度的，但是我敢于挑战，决心写出一篇宏大的叙事性作品。

四是适宜大众。坚持“二为”方向，不用晦涩难懂的辞藻，不写成只供文人小圈子孤芳自赏的“阳春白雪”，而让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能看懂，雅俗共赏，成为向外宣传推介安康的别致名片，直接为安康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写安康发展及综合成就，远略近详，城乡兼顾，重点记述和描写改革开放尤其是撤地设市20年来的重大事件和突出成就，覆盖九县一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创作这样的新式辞赋，需要学识修养、需要熟悉市情，更需要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2019年，出于对安康的热爱，以及对安康改革开发后特别是撤地设市后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的感触感悟，我自发地写过《安康赋》，虽然在《安康日报》发表了